

# 周郎文史論文集

泰山历史研究  
泰安市泰山区档案馆 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 周易文史論文集

## 泰山历史研究

泰安市泰山区档案馆 编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周郢文史论文集  
泰山历史研究

\*

泰安市泰山区档案馆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2 插页 336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29—1568—9  
I·1350 定价 19.80 元

## 序　　一

在屹立于中国大地上的五岳之中，一般日本人感到最为亲切的恐怕属东岳泰山。其缘由不只以泰山榜居五岳之首，落处中国东方而距日本稍近，尚因古典文籍《史记》等对秦皇汉武诸帝于此封禅礼仪载有记述而名扬遐迩、蜚闻中外，故此每使人多至关心。

在日本堪称代表性《亚细亚历史事典》中，日比野丈夫博士就泰山及其历史曾作如下简述：

泰山是耸立于中国山东省中部泰安市以北泰山山脉的主峰。其海拔高度为1532米。古时称作岱宗或太岳，是中原东部地区的第一名山。秦汉以来，作为五岳之一的东岳，许多朝代的政府曾在此举行过常例性的祭祀活动。特别是依照道家的释说，凡承受天命，君临天下者，应该在泰山之顶进行“封”礼祭天和在山麓的梁父之处进行“禅”礼祭地，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与宋真宗等皇帝先后操办了隆重盛大的封禅仪式而名高声望。东汉以后，人们开始信笃泰山之神不仅能支配人的性命，而且人死后的灵魂都将归附泰山接受山神的审判，甚至认为连人间现世的荣华富贵亦要由山神之手来左右。最初传说中的山神叫泰山府君，其后伴随着道教的发展而改称作东岳大帝，并且融汇了许多民间的信仰，成为全国各地所建东岳庙中的本位尊偶。自明朝始，信奉的主要对象再演变为东岳大帝的女儿——碧霞元君，人称泰山娘娘。从而这里便是道教的第一圣山，每年三月庙会之时，来自全国的数十万朝拜者将汇聚于此。山顶上的碧霞元君祠为其主要殿堂，在参

拜道路长约九公里之间的不同处所，错落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道观和众多的名胜古迹，因其风景气势雄伟壮观而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游览胜地。最高处的玉皇顶相传是昔时封禅祭祀的遗址，从前曾留有秦始皇的石刻文字，现在其附近仍保存有蔚为宏伟的唐玄宗“纪泰山铭”的壁崖。位于山麓的泰安市内有座称为岱庙的极为壮观的庙宇，历代朝廷的泰山祭祀专门由此举行。

此次即将付梓出版的《泰山历史研究》是中国后起之秀的青年史学者周郢的研究论文集。照其 1992 年刊行之书《泰山文史丛考》，作了相当的增补。本论文集共收文 24 篇，内容为对泰山历代史事、人物及史料的考论，今以时代为序，简介于下：

**综论：**书中属于综论的文字计有两篇，分别为《岱宗千古校史卷》与《泰山历代专著叙录》。前者为整理泰山文献史料的一个宏观构思，例举细致；后者系对历代关于泰山的专著之总述，所辑书目百种，多有新获，尤具参考价值。

**先秦秦代史：**收文两篇，分别考证了《墨子》中“大山”之地望及秦始皇父子之泰山秦篆刻石的变迁，其新发现的左氏重刊秦篆之记载及柴氏秦篆卷轴实物，颇有史料价值。

**汉魏六朝史：**亦收文两篇，分论诸葛亮《梁父吟》与羊氏墓石。东汉以降，士族渐登政治舞台，泰山羊氏便是此时出现的著名望族之一，世代簪缨，历十余世而不衰。论文依据新出土之北朝诸羊墓志，对羊族的世系、联姻、故里及重要人物生平均作了详考，提出了一些新见，可订正南北各史的诸多疏失。

**唐宋史：**唐宋时期，是泰山历史文化极为繁荣的时代，唐宋帝君的频频封禅，使泰山声名大著。本书收此期文八篇，对武则天、宋真宗的泰山封禅祭祀活动及其遗迹作了详细探讨，关于唐之垂拱碑、鸳鸯碑，宋之天贶殿、东岳庙、嘉宁殿、五岳帝官及唐宋禅地玉册等考证，多发前人所未发，富有新意。

元明史：收文三篇，分别论述王桢、萧大亨及万历国本案。王桢是元代杰出农学家，著有《农书》，但关于其人之生平史料，目前所知甚少。本书介绍了所发现的有关王桢的五块碑记，证明其故里乃是泰安，其人曾官泰安州学教授。明泰安人萧大亨，为万历朝名臣，本书钩稽了较为丰富的史料，对这位军事家之生平与思想作了初步探讨。围绕太子之立而引发的万历朝国本之争，是明史重要关目，书中披露了在泰山发现的三通郑贵妃修醮碑，为研究这一公案提供了新史证。

清代史：收文两篇，所论均与清代文学名著有关。论曹頫一文，根据从泰安方志中发现的新史料，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父曹頫“骚扰驿站案”作了重新考辨，指出曹氏获罪乃出于经济原因。论赵国麟一文，则通过考证《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与泰安学者赵国麟的交游，揭出《儒林外史》中的“李巡抚”实以赵氏为原型。

民国史：收文两篇，均系对民国时期泰山研究的述评。王价藩、王次通父子与李东辰先生均为传统泰山研究之集大成者，两文分别对其人之生平及学术成就作了系统评说。

中外交流史：历史上泰山不仅对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一些域外邦国。泰山文化史便堪称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个侧影。书末一文便专论此事，分别论考了印度、韩国僧人卓锡泰山，泰山崇拜东传日本，越南、波斯、阿拉伯诸国与泰山封禅，利玛窦与岱庙壁画，以及东、西方的“泰山学”等诸多史实，并在结语中对泰山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特点及影响等问题提出了己见。

此外，作者还在小引与尾篇中介绍了自己的心得，提出了“治泰山史三境界”说，亦富有启发意义。

1993年11月，在中国陕西省汉中市举办的“第四届蜀道及石门石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作为日中古代道路研究会会长出席大会并致开幕词。在众多的研究发表当中，有以“外国学者笔下的汉中古道”为题的论文，其主旨是对两名外国人有关汉中蜀道观察

记的介绍(即:罗马尼亚米列斯库《中国漫记》和日本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而著者就是周郢,我钦佩他所言及的精妙构想。自此以后,他便常与日中古代道路研究会干事长武部健一先生以及我保持联系,且屡次赠付各种文章,尤其是他所著《泰山文史丛考》一书。此外,他还曾就有关泰山赤山大明神的信仰怎样东传日本以及给予日本如何影响等问题致函询问,我则尽己所知希冀无妄于其追求之热望。经过此等富有裨益的交往,使人深切地感知周郢治学态度严肃之极,并充分赏识其不忍疏略片言只语,挖掘史料以廓清史实的穷究精神,年仅值25岁,又未曾领受过专门学者特定指导的青年,竟能获取这般众多的丰硕成绩,自令人在对其颖悟俊才表叹之余,又当瞻仰中国学术界之源远流长而已。

值《泰山历史研究》付印之先,作者以数年相知之谊,命我作序。虽委辞数次,但周郢相托既恳切,无由再加推却,爰为试序。

日本国学习院大学校长、文学教授 小仓芳彦

1995年10月

## 序二

1994年春，余以韩国教育部海外派遣教授，暂驻于北京师范大学，从事中国古代礼书及韩国实学之研究。其秋阳十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驻马店召开，余携韩留学生二人前往参加焉。又以外国学者代表讲话于开幕式典。时中西贤士鸿儒济济，畅叙蕴奥，至无余憾矣。就中交结一年齿特别之青，容貌特别之秀者，乃周君郢也。其高论瑰文，已达其龄难到之境，与论中西古今之学，周君几无不通矣。言长期短，不得不脉脉相望而别。归路余以为此行之最大收获，乃是与周君相识。回燕之后，周君又赠以其自作韵语七首，余吟玩数三，铿锵有声，非寻常骚人所可制。自此益信其为笃实之学人也。

周君本山东泰安人，禀泰山之精而生世，自髫龄酷好文史，几忘寝食，年甫十一，撰文而揭诸报端，其好学之根若天成然。近年来益致力泰山历史文献之研究，已刊专著数种，多树创见，为斯界大方所关注。周君目今复以其巨著《泰山历史研究》谋付剞劂，且请余以弁卷之文。余以为是书之作，必将大补于东方文化之研究，故乐为叙之：

是书乃周君之史学论文集，凡收文二十有四，其篇或为泰山文献史料之校理与辨析，或为泰山史事之论说与考证，或为其乡邦历史人物生平及思想之探讨，其研究之范围，则贯穿古近，旁及域外。盖泰山之古今文化，皆可于是编中见之一斑。

至是书之特点，余以为亦有三焉：一曰注重挖掘新史料；二曰勇于提出新观点；三曰注重开拓新领域。史学之研究，绝不可缺史

料，故余曰：无新史料，不能多出创见。周君特别倾心于史料之蒐罗。书册之外，且征及残石坠简。尝请余为之蒐集关于泰山之韩国资料数种。其搜访之精，征引之博，足使人钦羡也！

周君泰山之研究，不囿于一山之研究，进而可以为中国文化之研究，更进而为东方文化之研究，又进而为人类文化之研究。此乃所谓水积成川，土积成山乎？

年少如周君者，而其研究之水平如彼之高，人之研学，盖由己也，非由人也欤？斯界方家，可验之于周君之书矣。

韩国国立庆尚大学教授、文学博士 许捲洙

1996年2月6日

## 目 录

序一.....	【日本】小仓芳彦[1]
序二.....	【韩国】许 捲 洙[1]
小引：治泰山史之三境界 .....	(1)
岱宗千古校史卷.....	(3)
《墨子》中的“大山”考辨 .....	(28)
新获见的泰山秦篆史料二题 .....	(34)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新解 .....	(40)
新发现的羊氏家族墓志考略 .....	(46)
则天女皇与泰岱史迹 .....	(81)
唐“鸳鸯碑”史事新笺 .....	(98)
金箑何人探汉策.....	(114)
宋天贶殿位置考辨.....	(125)
嘉宁殿·仁安殿·秦峙汉宫.....	(136)
岱庙壁画时代、作者考 .....	(153)
祥符碑中“五岳帝宫”考.....	(162)
石介墓刘概诗碑考析.....	(167)
农学家王祯生平事迹的重要发现.....	(172)
萧大亨之筹边政绩及军事思想.....	(179)
明代万历“国本案”的新史证.....	(200)
从泰安方志看曹𫖯骚扰驿站真相.....	(205)
赵国麟与《儒林外史》.....	(215)

王氏父子与泰山文献	(217)
李东辰先生及其泰山著述	(236)
泰山历代专著叙录	(246)
泰山与中外文化交流	(278)
岱宗史迹初探赜	(324)
附录：泰山历史年表	(331)
后记	(420)

## 小引：治泰山史之三境界

昔王静安先生尝以宋词喻学问之三境界（说见《人间词话》第二十六条），论说甚妙。予以为今治泰山史者，亦有三境界焉，故借诸诗以喻之：

其一曰：“采秀曾闻到石间，抽毫似已窥金记”（清·吴兆宜《读张司空〈岱史〉》）。史料者，治史之第一事。岱宗之名，昉于虞书；封禅之典，见乎迁记。此后列朝载笔，竹帛积丘；历代染翰，汗牛充栋。然散玉布之诸书，碎金遍于群籍，更有片璧埋之荆山，只字藏乎故邸。一事不备，述必难周；片笺未获，论或失当。是需广搜旧帙，汇录轶文。专论吾岱，其书必征；偶及灵岳，断简亦收。斯事也，微而于寒山采得数字，发昔未获；巨而起石室聚庋秘籍，刊为丛编。举凡“目录”、“版本”、“辑佚”、“补录”、“汇编”，皆此之属。——所谓史料之学也。

其二曰：“欲转千盘迷积气，谁从九点辨齐州”（明·王世贞《登岱》）。史料既备，往迹可征。然古人撰述，不无失检；遗文流传，或有乖违。更存曲笔之册，慨荷生之蒙诬；间有断亡之编，叹夏礼之难得。是需探幽发微，刊讹正脱，证以诸书（谓之书证），核之事理（谓之理证），新征求诸幽宫，故牒校以贞石（谓之物证）。斯事也，微而校讎故典，证一字之奇；巨而重考史事，发千载之覆。举凡“校勘”、“考订”、“辨伪”、“注疏”，皆此之属。——所谓考据之学也。

其三曰：“地到无边天作界，山登绝顶我为峰”（民国·王讷《岱顶联》）。考证功毕，史事遂明，宜进而身凌绝巔，寻其脉络；放眼六合，探其矩规。历史者，或若常山之蛇，首尾互应；或若美非之

岸，凹凸相合，冥冥中自有其规律存焉。若具只眼，于史料以求史识，据史势以解史事。即陈寅恪氏所谓通过可信史料之排比、分析及综合解释，发现现象间之联系，理清事件中之线索，最终形成一史或一事自成体系之见解。斯事也，就吾岱而言之，狭而通论一山，辨其历史之轨迹；广而比诸外域，证其文化之异同。举凡“理论”、“事论”（用梁任公语），皆此之属。——所谓史论之学也。

〔附记〕

予旧有日观峰望海之诗，虽咏泰岱景致，亦间寓治学之旨趣焉，故附之简末。诗曰：

日观峰头荡莽风，茫茫一色极天东。

涓沄气起驰万马，金紫霞来鞭六龙。（用拗救式）

足下九瀛津似盏，袖中三尺剑如虹。

欲浮星沼朝秦帝，堪笑甘郎不杰雄。〔注〕

〔注〕

《后汉书·西域传》载：班超遣甘英使大秦，至条支，闻海大风逆，乃止。又，颈联用李昌谷“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句意。

# 岱宗千古校史卷

## ——泰山史料整理刍议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所谓史料，即“历史”（指思考的历史）的素材。法国历史学家朗格卢瓦和塞尼奥博斯曾精辟揭示出其在史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历史学家以史料工作，所谓史料是过去时代的人们的思想及行为遗下的痕迹。然而，这些思想及行为中，留下有形痕迹的微乎其微，即使存在，这些痕迹也难以延续。因为，些许偶然事故就足以毁去一切。于是，对历史来说，所有不留痕迹的思想及行为已然丧失殆尽。正因为没有史料，人类过去漫长岁月的历史，便命中注定成了千古不解之谜。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史料。没有史料便没有历史。”（见石田一良《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页101）所论极为明晰确切，而史料整理工作，正是为学术研究提供必需的材料，打下坚实的基础。

由于泰山历史悠久绵长，文化成因背景复杂，加以历朝帝君登封告祭，诗人学者的题咏，以及儒释道三教的广泛影响，遂造就了泰山几千年来精妙又原始，淹博又繁杂的文化遗产，故而泰山史料极其丰富。历史上关于泰山的记载，不但见诸各类经籍、正史、别史、杂史、子书，还有大量的专著、诗文、档案、金石、图谱……，时代贯穿古今，卷帙数以千计，这恰如徐北文先生在《灿烂的古代文化》一书中所论道：“我国的山只有泰山才能在历代文献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历史上的各种泰山史料，是一座浩瀚的文献宝库，蕴含着有关泰山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社会、人物等各个

方面的丰富资料,很多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科学价值,为今天研究泰山,宣传泰山,建设泰山,开发泰山,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依据。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对史料工作未予应有的重视,迄今为止,对这座史料宝库的“开发”甚微。认真进行泰山史料的整理工作,应是当前泰山研究中的一项首要任务。

泰山史料整理的主要工作是:将各种泰山史料进行收集(包括汇编、辑佚、补遗、缀合)、分类和运用;并校勘、考订、鉴定史料的真伪,确定史料的年代,考索各种史料的源流和时代特征,了解史料的实际价值。但是,由于现存各种泰山史料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内容繁杂,如何进行系统整理还有待于泰山学界同仁的共同探讨,制订出规划。这里,仅就笔者近年学习泰山历史文化的心得,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几点初步设想。

## 一、档案史料的整理

档案,是人们从事各种生产、工作活动的原始纪录,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其重要性是不待繁言的。在泰山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产生了数不胜计的各类档案,但由于历代兵燹,散佚严重。幸存的一些档案,虽属吉光片羽,却是泰山研究弥足珍贵的史料,应予以重视。

现存各类泰山历史档案,以庋藏地点来分,大体可分为故宫明清档案、南京民国档案、散存档案和泰安地方档案几部分。现分别简述如下:

1. 故宫明清档案:现主要分存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北京所存来源主要是“储于清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清史馆、宗人府等处的文书”(《清代档案丛谈》页17),包括明清两代,其中明档较少,绝大多数为清宫档案,总数约一千万件(册)。

清代统治者基于神道设教之思想，对泰山十分重视，所谓“东岳泰山之神，历代相传灵显昭著，佑庇万民，俾国家享升平之福”，“荷默佑之恩，焚香顶礼，罔不虔肃”（雍正上谕），故历朝巡幸、兴修泰山，史不绝书。清宫档案便对此多有反映，现存各种题本、奏折、黄册、舆图、进呈、诗文等，分别载录了泰山一带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工程等方面的情况，很多记载，可补史简之阙，值得珍视。今以北京清宫朱批奏折工程类为例，略述一斑：

泰山志书对历次兴修，均记载甚略，而朱批奏折上，却保存了很多泰山工程的兴工、修建、规划、设计、耗资等方面的详实资料，是了解泰山建设、名胜沿革的重要史据。如乾隆重修碧霞祠事，现存三件内务府员外郎江都奏折，对火灾毁坏、维修经过以及铜像、铜瓦的铸造等情况都作了上报，颇为详赅。其中乾隆六年（1741）四月十六日《奏为遵旨查看庙工请旨折》云：“奴才（江都）于三月初六日到得泰安府，随即上山，踏看得碧霞元君正殿五间，原系铜盖瓦铁底瓦歇山成造；东西配殿六间，系铁盖底瓦硬山成造；香亭一座，系琉璃瓦料歇山重檐成造。查木植石料砖块琉璃瓦料俱被焚毁。……以上置办铜铁瓦料并折墁台基等项粘修山门外房间及油饰物料工价，共续之约估银一万四千五百二十四两三钱九分九厘……。”又乾隆六年十月十一日《奏报泰山庙工情形折》称：“奴才自三月十九日兴工起，至九月底，所办正殿、东西配殿、香亭，其大木装修，墙垣苦背，殿内城砖干摆墁地石料神座等工程俱已完毕，香亭已用琉璃瓦盖完。……至明岁五月内可以告竣。”这些，均可为今天了解当时的碧霞祠重修工程提供参考。

又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内务府大臣刘浩重修泰山工程，嘉庆五年（1800）山东巡抚（以下简称“东抚”）惠龄重修南天门、碧霞祠工程，嘉庆十五年（1810）东抚吉纶重修碧霞祠碑亭、玉皇顶工程，嘉庆二十三年（1818）东抚陈预修整岱庙工程，道光十四年（1834）东抚钟祥估修碧霞祠工程、道光十八年（1838）东抚经额布

重修岱庙、玉皇庙工程等，都在朱批奏折中有着较多的记述，很多记载，足堪弥补泰山志书的缺漏。

一些方志、史书记载不清的问题，也可在档案上获得答案，释其疑窦。如：近代泰山学者赵新儒先生《泰山小史注》云：“考其（碧霞祠）瓦制铜色，与在灵应宫保存之金阙……如出一手，而清朝修工各记并无范铜之事，当系明万历年万寿宫之遗物。清初万寿宫毁，遂移其铜瓦于碧霞宫乎？”碧霞祠铜瓦是否万寿宫遗物，可以探讨，但说清朝修工“并无范铜之事”，显然不确。乾隆六年（1741）十月十一日江都奏折清楚奏明：“奴才现在山下监看铸造神像及铜铁吻脊、仙人、龙凤、走兽、筒瓦、勾头、滴水等项。”由此可辨赵注之误。

又如泰山史料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东抚阿里衮为迎接乾隆登岱，“倡为天桥之设（即修建栈道），架木叠板，纡折而上，自券台至升仙坊，凡六处，为桥六百三十一丈有奇”（明德《望岱纪略》）。这一规模空前的栈道工程，嗣后在泰山各种史料中再未述及，以至“下落不明”。但在乾隆十三年九月东抚准泰《奏报修理泰山被毁庙宇及盘道折》中，提到乾隆面谕阿里衮“着将天桥物料仍赏还盐商”，并记载了同年八月十八盘天桥被火烧毁以及九月拆除其它路段天桥的情况，这便为弄清此建筑的下落提供了确证。

以上不过略举示数例，北京清宫档案中其它涉及泰山的重要史料尚多，如内务府档案中的《泰顶碧霞宫等八处奏销钱粮黄册》、《岱庙遥参亭奏销钱粮黄册》，内阁大库祝文稿中的《宣统元年东岳庙祝文稿》等，限于篇幅，不复赘录。

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之清代档案，按照原档之存放地点，大致可分为“宫中档”、“军机处档”、“内阁部院档”及“史馆档”四大类，此外还有各种杂档（见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06期庄吉发先生文）。其中一些内容业已整理出版，如《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一书，收录资料甚备。此书中便有一些关于泰山的内容，如第十五辑页